



中国版《教父》

讲述西南黑道往事，揭示
另类生存规则的残酷与铁血

大哥

鹿政
著

III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鹭江出版社

大哥

III

庹政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鹭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哥Ⅲ/庾政著.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459 - 0256 - 3

I. 大… II. 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9469 号

大哥Ⅲ

庾政·著

责任编辑 / 许魁魁

特约编辑 / 高志红

出 版 /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 编 / 361004

电 话 / 0592 - 5046666 0591 - 87539330

010 - 62376499 (编辑部) 010 - 65921349 (发行部)

印 刷 /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17.75

字 数 / 361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59 - 0256 - 3 / I · 115

定 价 / 32.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印刷厂调换或致电鹭江出版社)

黑道非正道

——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
所谓“成功”的下回分解，必是灭亡。

大哥 Ⅲ

目·录

- 第一卷 出狱 / 001
- 第二卷 少年的歧路 / 017
- 第三卷 黑道征程 / 109
- 第四卷 宣战 / 197

第一卷
出狱



第一章

纽约。

这座在全世界具有影响力的城市，最繁华的肯定是曼哈顿，是时代广场，但是问起星期天最热闹的地方，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曼哈顿中央公园？没错。苏荷酒吧？也对。博物馆？正确。当然，也有人说是华埠的茶楼。

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移民涌入，这些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黄皮肤黑眼睛开始在这座城市各个方面证明自己的存在。警察，法官和议员。除了这些主流领域，他们也没有忘记攻占这座城市的地下王国，这几年来，一个叫付新的人，领导着华人黑帮，渐渐崛起，在这座标志性的城市站稳了脚，并且开始睥睨同行。

十八街区有一家名叫汉风的茶楼，这是华人黑帮的一个据点。这天下午三点，后院一间卧室，柔和黯淡的灯光下，两个身体纠缠在一起，彼此用手和嘴唇探索对方的身体。

这是一个来自意大利的模特，凭着一副骄人的身段和艳美的容貌踏上T型台，能够征服全世界的有钱人，付新为她付出了天文数字的报酬。她的身体饱满，坚韧，像一根充满力量的橡胶棒，付新从任何一个角度进攻，都能够感觉得到她身体自然的抵抗，他更加用力，掌握这场搏斗的主动，她的身体在他强大的力量下怪异地扭曲，像要折断了……

这是付新在这个城市的最后几个小时，明天，穿过茫茫的夜晚和大洋，他将返回那个陌生而熟悉的城市：江城。

实际上，这个时候他本不该离开，他前天才跟卡洛家族的西蒙见面，他拒绝了意大利人的无理要求。这几乎就是意味着开战。

卡洛家族发出了召集命令，准备战斗队伍，整个纽约地下势力开始紧张起来，但是就在这种最关键的时候，付新准备离开这座城市，回到遥远的江城。

他不是逃跑，也不是事到临头才仓促地去搬救兵，为了同卡洛家族这一战，他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但是现在，他认为还有比战争更重要的事值得他去做。有一个人即将出狱，重返江城，重返他们那个圈子，重返他们那个世界，付新认为他应该先去见见这个年轻人。

深圳。证券大厦。

十楼一个房间里，一个胖子坐在桌前玩牌。

一张张扑克牌像一个个精灵，在宽厚多肉的手掌中飞舞跳动，似乎想挣扎脱飞而去，却始终无法逃掉，最后乖乖地变成整齐一叠，然后又被分成整齐的几列。

这似乎显示了玩牌人的某种癖好：精确，控制，对于自己从事的工作具有超强的自信。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胖子叫许见，圈子内有一个绰号叫钝刀。

这个绰号可能是形容他不够锋利，在股市不断创造神话的今天，他的同行们，不乏锋芒毕露的大手笔，不断创造出一夜暴富的奇迹，他这种保守的操盘手，似乎有些过时，但是，还是有一些独具慧眼的人没有忘记他。半年前，刘广成给他打电话，五分钟，他们达成合作协议，刘广成成为他新的雇主，他成为刘广成的操盘手。这一次，刘广成准备用五到十个月来完成一个大动作。以短平快著称的资本大鳄，显示了罕见的慎重和耐心，选择许见，似乎也表明了这次行动可能遭遇的困难。现在，许见遇到了莫名的困扰，他已经犹豫了几天，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操作，做这一行的人都知道，这种时候是一个岔口，前面只有两个结局：天堂，或者地狱。

他旁边桌上，电脑实时传递着股市行情，那些闪烁着的绿字红字，尾数的每一次跳动变化，反映在胖子的账户上，都可能是一个普通人家一生的收入。但是现在，许见并不关心。他已经有十分钟没有去看屏幕。

门锁转动的声音惊动了他，他停下手中的动作，没有转身。能够进入这个房间的人包括他在内，不超过三个，能够不敲门进来的，只有一个人。

“有问题了？”刘广成在许见对面坐下，伸手把电脑转了个个儿，让屏幕背对他们。

“似乎有一只手……，有人……”许见斟酌着措辞，慢，是他的一贯风格。

“有一只手在卡我们的脖子？非常对！你没有辜负你的薪水。”刘广成呵呵地笑了起来，“他们说你是钝刀，实际上，你可能比所有的人敏感。”

“老汪？”许见迟疑一下，审慎地说出自己的猜测。

“不是他，他没有这个胆量。他可能会一直仇恨我，但绝不敢再次跟我对撼。”刘广成不屑地冷哼，“或者你还猜测恒通？恒通倒是有这种气魄和大手笔，但是他们现在陷在裕昌系上自顾不暇；还有浙投，也不是，我有内线。”

许见沉默着。他看着掩饰不住满脸轻蔑和愤怒的刘广成，突然，他想到了什么：“刘总已经知道这只手是谁了？”

刘广成脸上的表情僵硬起来，然后苦涩地笑了：“有时候，太敏感了也不是好事。我现在才知道，这个人竟然是我一个……怎么说呢，不是朋友，但也绝不想成为敌人的那种人。以前，他有个绰号叫面团，现在，他是鳄鱼。”

鳄鱼！

这是这个圈子对于强人的最高称誉。

——悄无声息地潜伏着，等待着猎物进入陷阱，然后一跃而起，一击而中。看似安全的徜徉之地突然变成致命的陷阱。刘广成自己，也常常被人这样称呼，但是现在，他把这个称呼送给另外一个人。他脸上的表情是真实的，虽然痛恨，但是钦佩。

“那么，我们已经进入他的攻击范围？”再次沉默了很久，许见缓慢地问。这才是最重要的。

刘广成没有回答。他不想面对这个答案。

他站起身，在屋子中踱了两步，然后说：“五年前我来到这座城市，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这里，哪怕我几个月不做一笔单，这间小屋也为我保留着，但是现在，我这位老‘朋友’似乎想把我从这里赶走。”

他目光炯炯地盯着许见，脸上的表情因为用力而怪异地扭曲。许见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他曾经多次进入这一层楼，替那些真正的资本大鳄搏杀，看多了输赢浮沉。从这间小屋出去，往左是阳台，有一个号称三个月赚了一个亿的牛人，几个月前从那里跳了下去。往右是电梯和安全通道，一年前，一个卖蚊帐起家，号称“于百万”，曾经被捧为股神的人从那里黯然退场，因为保证金不足而只能回到楼下拥挤的散户大厅。

“我这个老‘朋友’，哪怕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我也不敢对他有任何轻视，我佩服他，我从来不想和他坐在一张桌上玩，但是现在，他坐上来了，我无处可逃，我只有奉陪，他想玩什么，他想怎么玩，我都奉陪，哪怕是输光我最后一个子儿。”

他表情狰狞地说。在许见面前，他用不着掩饰，他现在和这个人分享比他生命还重要的资本秘密，进行一场关系身家性命的资本战争，至少这一段时间，许见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盟友。

“别无选择？”许见问。

“我没有，选择权在他手上。”刘广成无奈地摊开手，苦笑。

他又踱了几步，才叹了口气：“好吧，陪我走一趟，我带你去见见这个人，我想，看看他的底牌。”

上海。

年轻的女孩站在海风猎猎的海边，她的身后，是一片水泥和钢筋的废墟，高大，支离，经过风霜的侵袭，就像一个史前动物的骨架。曾经，这里是上海滩的一个神话，一个吸引全世界目光的奇迹，寄托了一个年轻人的梦想与光荣。

这几年里，她常常会来到这里，默默地凝视这些被遗弃的建筑，满心凄凉，很多时候，她觉得自己跟这些冰冷、坚硬的混凝土一样，也被他遗弃了。

这几年里，她听到过关于他很多版本的传说，有人说在北京的某个五星级酒店大堂与他擦身而过，有人说看见他与一个女人在京郊的别墅里种花，也有人声称在云南纳西

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里见到过他与当地土人在一起生活，最新的版本似乎更让人振奋，说是他现在整天都跟一帮哈佛的 MBA 和基金公司的经理在一起，策划一个据说是真正属于这个新经济时代，更惊心动魄的伟大项目！她对所有的说法都无动于衷，只是固执地相信，这里才是他的根，无论他走了多久，走了多远，最后他还是会回到这里来的。她一直未曾改变过她的手机号码，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接到他的电话。她每每来到这里，都期望着能够突然看见他出现在那些宏伟、沉默的建筑中，穿着那身三件套的宝蓝色西装，目光坚定，站得笔直，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竟然真的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无音无讯。海浪哗哗地拍打着海岸，几只海鸟从海面上掠过，翅膀溅起浪花，大海苍茫如幕，女孩的心事缥缈。

荆戈拉开车门，一眼就看见许雅涵立在那里，如同无数个从前一样，孤零零的背影在苍茫的海天之间如此的萧瑟，一瞬间他满心凄怆，只觉得人世间许多事情，都是如此无力，如此的注定。

他慢慢地走过去，走到她的身后，她不得不转过头：“荆大哥。”

荆戈满脸爱怜地看着她：“我猜你就在这里。”

“荆大哥找我有事？你可以打我的电话啊。”她转移了话题。是的，这儿曾经是他留给他们的共同财产，如果他们愿意出手，应该能够拿到一笔巨大的现金，但是她固执地选择了坚守，宁愿让人在这里养鱼、种地和放羊，一直荒废下去，似乎这样就能够一直保持着一个虚幻的梦，不愿醒来。

荆戈迟疑一下，说：“有人给我发了一条短讯。只有一个时间和地点。”

许雅涵的眼睛亮了：“是他的？”她的声音在颤抖。

“我也猜……跟他有关。”荆戈表情古怪地点头，“但是这个地点……是监狱。”他知道这条短讯对这个女孩可能产生的影响，但是他无法把它扼杀在他的手机中，他觉得，无论如何，她都有权利知道，至于以后会如何，那是以后。

许雅涵激动起来：“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久不跟我们联系了。荆大哥，你想，他当时怎么可能突然拿出那样一笔钱来。”

她以为她突然明白了几年前那神秘的变故，但是她完全想象不到那背后惊心动魄的故事和那个人的经历。

荆戈摇摇头，恋爱中的女人都是愚蠢的，谁也不例外，虽然这个女孩子平时还算精明。但是这样一段感情，她竟然用了整整五年的时间去坚守，无论如何，他都深深佩服。“你想怎么办？”他问。他明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当然是去见他。”女孩坚定地说。

“决定了？”荆戈脸上露出深深的忧虑。这是老于世故的中年男人固有的警惕。接到这个莫名其妙的短讯，他首先想到的是麻烦，不仅是他和许雅涵的，也可能是那个待在监狱中的人的，如果那个人真是他的话。发短讯的人选择这种时刻，毫无疑问具有某种

目的，而且，发短讯的人知道他和他们的关系，显而易见并非外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危险人物。同时，他这么久都没有跟他们联系，至少是认为时机不成熟，他们贸然前去，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但是，他也知道，无论如何，她都只有一种选择。他在告诉她这个短讯时就已经知道。

“我还有别的选择吗？”许雅涵转过身，看着遥远的海天交界处，悠悠叹气。她在心中对自己说：是的，这一次，我绝不会再让他从我身边逃走。

荆戈不说话了，他明白那个人对于这个女孩的意义，他们在这个人最艰难最失意的时候跟他站在一起，见到了他展现的个人才华和男人魅力，任何女孩也无法忘却这样的男人。他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摊开，那里有两张机票。

西川。省城。

现在，这个名字写在了省公安厅副厅长夏洛面前。

她盯着这三个字，似乎看见了那一张英俊、冷静的脸，他的眼睛漠然地看着她，他对她说：“你终于胜利了。”

五年前，她亲自带队抓捕他，亲手把他送进了监狱，但是，她并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法律在一些环节遭遇了莫名的阻力，他最终受到的惩罚与他犯下的罪行不相符合。如果不是省厅前任厅长房鲲的努力，不是省政法委书记亲自过问，她完全可能在威胜公司用金钱网罗的律师、检察官和法官面前败下阵来，这个人甚至会被宣判无罪。即使如此，现在，这个人也将大摇大摆地走出监狱，重新回到他的世界，谁也无法阻挡，夏洛感到非常沮丧。

她发了很久的呆，终于控制不住拿起电话，拨打了一个号码。

“您好，夏厅。”电话那边简短地说。

“他今天出狱。”夏洛说。

“我已经做了准备。”

他们都知道在说谁。电话那边是唐利，现任的江城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当年夏洛扫荡江城黑帮的战斗中，他一直是先锋。

“很好。你有什么想法？”夏洛问。

“请夏厅指示。”唐利没有直接回答。这不是官场中俗套的花招，他们之间用不着。

“你认为这个人出来后会重掌威胜公司？或者说，他会成为江城那些坏蛋的头？”夏洛声音中充满讥讽。

“夏厅，你不是很欣赏这个人吗？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一个曾经固执地认为自己是总经理而不是大哥的人，如果他成为江城大哥中的大哥，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似乎不是一件坏事。”唐利迟疑了一下，审慎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他从头到尾经历了那一场搅动西南三省的江城黑帮战争，并且是这场战争的终结者

之一，江城警局现在的高级警官中，没有谁比他更了解这场战争，清楚这场战争中那些错综复杂的人和事。

“你想得太简单了。我需要向你强调的是，并不是每个人……每一个黑道混混都能够这样想。那个……大哥中的大哥位置，也并不是那么轻易就坐得上去的。”夏洛冷冷地说。她在省厅，得到的资料和看到的东西肯定比唐利多。她没有解释，似乎是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不知不觉中，这位前途无量的警界女强人，已经沾上了一些官僚习气。

“如果……那么我们只好提高警惕，等着这个麻烦人物给我们带来麻烦了。”唐利轻叹一口气。无论这个人做些什么，作为江城刑警大队长，他都将第一个面对他，但是这个人是那樣的狡猾，厉害，这令他感到痛苦。

“是的，只能如此。有些人，他的结局绝对不是这样简单，或者说，他的结局没有任何人能够猜想，别人最多能够影响一点点而已，他太强大，已经足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人就是这样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人。”

夏洛的话非常奇怪，语气也有些奇特，唐利默默地听着，沉思着。

“你还要注意一个人：苏树东。”她迟疑一下，说。这是她打这个电话最直接的原因。

“为什么？”唐利忍不住问。他知道这个年轻人，也有一些资料，看起来行为怪诞，莫测高深，但并非特别万恶，现在有一定势力，但还不是江城的大哥之一。

“因为他姓苏。”夏洛简短地回答。

“您是说他们内部……”

唐利有些明白，但不是完全明白。

“先别胡猜，现在你要做的是，提高警惕，静观其变。”夏洛挂了电话。对于接下来江城的局势，她也无法把握，因为这个即将出狱的人的很多言行、很多思想是她无法理解和想象的，所以她现在不能误导唐利，她和唐利，都只能以不变应万变。她决定这几天亲自去一趟江城。不是为了跟唐利亲自交换意见，而是，她想跟这个人再见上一面。

西川。江城。

招商大楼十九层盛达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办公室，周洪用力捏拳，轻轻地砸在桌上：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这个动作对他来说，已经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愤怒表示，他下了决心，一定要找个办法来彻底改变目前的这种状况。

刚刚结束的新区二十二号地拍卖会，拍出了江城有史以来的天价，汇通房产报出了每亩六百六十万，力压所有的竞拍者，盛达房产铩羽而归。

汇通笑到了最后，却并非一定就是胜利者，这样的土地成本，开盘的价格绝对会在江城楼市创出新高，焉知祸福。但是，在那种场合，那种气氛中，那些趾高气扬的大哥

们，那些财大气粗的开发商，脑中只有一个想法：拿到地就一定赚。他们只要结果，却忽略了成本。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每一次举牌，就是白白丢掉两百万利润，为什么不可以找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呢？

周洪不在乎这次输，但是无法不在乎这种混乱和疯狂，更在乎接下来外滩那块地。

外滩，是江城人习惯上的称呼，指江城四桥和刚通车的江城五桥之间那一块整治出来的土地，政府公告上标记为第二十七号地，足足有两三千亩，可以做好几个大的楼盘，这是江城前所未有的一个大项目。同时因为临江，是一块明显的风水宝地，整个江城的大哥和房地产商都跃跃欲试，踌躇满志。周洪也想拿下它，但是他没有任何特别的优势，想到那些目光短浅的跋扈之徒，他就感到绝望。长时间的思考之后，他终于想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可以请一个人帮忙，这个人不仅可能让他拿下这块地，而且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目前这种混乱无序的状态。

这是一个毫无争议的强人，五年前，就是他终结了那场持续将近四年的江城黑帮战争，完成了一个看起来毫无可能的奇迹，让那些桀骜不驯、心思各异、彼此间还带着很多难以化解仇恨的大哥们坐到一起，签署了一个和平协议，体面地结束了战争，而当时，他还只是一个黑道新手。

决定性的因素是，这个人认清了当时江城黑道的形势，并且分析到它的发展，他利用了这个“势”完成自己的计划。这不是旁观者清，而是这个人似乎天生就比别人站得高，看得远，就像当年老头子总能预见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一样。

然后，他轻易击败了曹旭。这是威胜公司几年也未曾完成的任务。连局二、向明宇这种老奸巨猾的黑道强人都对暗杀他们大哥的敌人无可奈何，但是这个人，这个没有多少黑道经验的门外汉却轻易解决了。这个人缔造了许多黑道传奇，或者说，他本身就是一个神话。

这一次，周洪希望他还能够续写辉煌，虽然，他现在还在监狱之中，但是，一切都将过去，这个人，即将走出监狱，王者归来，君临江城。

这个人的名字叫聂山鹰。

公元2005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服刑五年多的聂山鹰即将重获自由，这个消息不仅牵动了刘广成、付新、夏洛、许雅涵和周洪这些人的关心，引起的震动，影响整个江城黑帮，波及西南三省，甚至包括港台和遥远的大洋彼岸，因为，他是威胜公司曾经的总经理，白云湖股份有限公司曾经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更重要的是，在很多人心中，他是继苏威胜后，最有可能坐上那个位置的人，那个位置是：

大哥中的大哥。

第二章

4月24日，上午，聂山鹰静静坐在省监狱的看守室里，等待着。

这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时刻。

再过一个小时，他就要离开这里。五年多的四方墙日子将成过去，他不再是一位接受劳动改造的犯罪分子，而是重新拥有所有权利的自由公民。

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处理完毕，什么东西都不用带走，除了记忆。在这里曾经使用的一切，全部送给狱友或者销毁，那台特别的电脑，在清除了硬盘上所有的数据后，捐给监狱教育科，剩余在账号上的钱，均分给了室友。如果可能，他甚至希望在他的人生简历上彻底删除这一段时间，虽然，这只是一种梦想。

苏雪莲征询过他的意见，他提了两点，一是不要太多的人来接他，他不是局二，不喜欢那些无聊的排场。另一个要求，就是送来那套三件套西服。它似乎具有特别的意义，除了见证他和苏雪莲的感情，还有某种象征意义。刚才，他借用管教的宿舍洗了澡，换好那套西服，五年了，西服依然笔挺，就像他这个人。

一个小时后，他将走出这扇门，外面是另外一个世界，对于他来说，还具有另外一层意思，他不仅将成为一位自由的公民，还可能成为另外一种人，那种人有一个非常的称呼：大哥。

走出这道门，别是一江湖。这句话掠过他的心头。多年以前，他喜欢读武侠小说，向往过那白马青衫、意气飞扬的想象世界，世事沉浮，人移物非，他以为早已经忘记了那些青葱岁月，可是突然之间，那些少年的心事在这个时候重回他的心头，令他嗟叹莞尔。然后，从这里开始，他想了很多人和事。有一些人，他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但是这一刻，他重新回忆起他们，时间滤去了一切，留下的，只是美好的享受。有一些事，他以为再也不会去重新咀嚼，但是这一刻，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让他再次心悸。最后，他回到现实，考虑即将面对的生活，虽然，这个问题，这两个月来他已经进行了无数次的思索。

不再是从前，不再是他被苏雪莲带回江城那样，也不再是他被向明宇请回威胜公司那一次，不再是年轻人的幼稚理想，不再是总经理，这一次，他将彻底变成另一类人，

大哥。就是这样，一切都已注定，五年多的监狱已经完全改变了他，他不再是二十六岁的聂山鹰，也不再是三十一岁的聂山鹰，今年，他三十七岁，这是苏威胜崛起黑道的年龄。这是一个意外的巧合。

门开了，一位中年狱警进来，对他点点头。是时候了。

中年人叫吴鹏，是监狱的副所长，因为聂山鹰，他也成为威胜公司黑名单上的一员，这几年他对聂山鹰提供了尽可能的帮助，威胜公司也向他支付了他所能要求的报酬，现在他板着脸，似乎显得很不满，但是这种故作冷漠下是一颗勃勃跳动的贪婪的心。他特意来送聂山鹰，只是为了提醒聂山鹰，他对其有恩，希望最后再捞点什么。

十分钟，聂山鹰签了最后几个名字，在吴鹏的陪同下离开这个他“生活”了五年多的地方，吴鹏亲自替他拉开那道分隔两个世界的监狱大门。

第一个看到的，是苏雪莲。

她站在所有人的前面，这是他们特意给她留出的位置。她捧着一大束雪白的剑兰。这让聂山鹰情不自禁地想起多年以前，他们第一次在锦江宾馆见面。十年过去了，这中间发生了多少故事？

他笑笑，抱着她。

“对不起。”她在他耳边轻轻说，“我不知道你会如何想，但我一定要对你说这句话。”

“我每天晚上躺在这里面又冷又硬的床上，我都会想，如果我死了，这世上有一个女人会为我流泪，会在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想着我，我就感到自己没有遗憾。”聂山鹰附在她耳边轻声说。

因为众目睽睽，他拍拍她的背，他们分开，他拥着她，看着走过来的局二、向明宇，稍令他有些意外的是，罗忠良、古进和易奎也在这个行列。

局二一只手握住聂山鹰，一只手拍聂山鹰的肩：“我也待过，但是现在，我们都冲过来了。”五年的时间，这个威胜公司的核心人物似乎一点变化也没有，满面红光，微笑中带着威严。

聂山鹰微微点头。他没有对局二笑。五年的时间改变了很多东西，这一次，他们将面对很多无法逃避的东西，也有很多东西要重新认识，他们彼此都明白。

相较之下，向明宇的表情似乎更加真诚。他的眼中有欣喜和兴奋，但也似乎有一些忧虑。这很正常，悲观是他这类人的基本素质。“出来就好。”他说。

“是啊，出来就好。”罗忠良的话比向明宇多了两个字，笑容更加纯粹，更加具有感染力，聂山鹰的表情柔和下来。

古进和易奎只是握握手，笑笑，到了他们这种年龄，语言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承诺，变得珍贵而稀少。

接下来是马亨和热那娅。

马享明白前面这些人跟聂山鹰的特殊关系和感情，他无法跟他们抢，虽然，他自己也跟聂山鹰具有某种特殊的关系和感情。

实际上，来不来接聂山鹰，他犹豫了很久。他很忙，客观上用不着专程奔波几百里以显示他们之间的情深义重，而且，这个行动似乎可能被聂山鹰解读成为一种要求，觉得这是某种施压，他不愿这样，这会伤害他们之间的感情。

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来。

他不是患得患失的人。他相信聂山鹰也会考虑到他的想法，他相信聂山鹰会理解他，一如从前。既然这样，他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别人的看法他才不管，整个威胜公司，他只有一个朋友，那就是聂山鹰，除此之外，向明宇算半个朋友，其他的人，他才不在乎他们如何想。

他们用力地握手，但是无语。

这几年，马享在仕途上稳步推进，成为省电力局审计处处长。这是一个重要的岗位，虽然名义上还是中层干部，但有时候，手握实权的他比某位副总具有更大的话语权。他的肥胖受到了阻击，勉强保持了体型，举止比以前更加沉着，已经隐隐有些大人物不怒而威的气势。但是现在，他的脸上有一丝忧虑，他不想掩饰。这是他深思熟虑后的表现，不是表演。同样的，热那娅一如从前那样惊人地漂亮，她清澈的眸子中也跟马享一样，毫不掩饰地写着不安，聂山鹰看在眼里。

然后是李想、刘中跃、王小清和艾童。李想当年被向明宇从律师事务所派去协助初出茅庐的聂山鹰，后来他渐渐放弃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成为聂山鹰专职的法律顾问和某种程度上的智囊，他们一起对付过曹旭，有共同的战斗经历和一定的感情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和聂山鹰现在的关系，多少类似当年向明宇跟老头子，但是要加固这种关系，还需要更多的感情和信任。刘中跃和王小青分别是省城两家由威胜公司暗中注资的投资公司的经理，聂山鹰在监狱这几年，他们都合格地扮演了一个代理人的角色，工作称职，忠心耿耿，唯一的区别是他们的性别。艾童的身份特殊一些，如果要界定一下，应该算是财经顾问。她三年前被聂山鹰聘用，面试的地点就在监狱的会客室，只用了五分钟，就敲定了她的百万年薪。

这些人都是含蓄矜持、自制力超强之辈，对于他们来说，感情永远让位于工作，让位于利益，他们前来迎接聂山鹰，更多的原因是聂山鹰是他们的雇主。他们都只对着聂山鹰微笑，聂山鹰也对他们点点头，一一简单地握手。

以上就是今天前来迎接聂山鹰出狱的所有人，自然无法跟当年局二那个豪华阵容相提并论。聂山鹰跟艾童最后一个握手，但他知道今天在监狱门口的事并没有完，或者说，才刚刚开始。有两个人站在对面路边的大树下，其中一个人在向他招手示意，他无法装作视而不见。

聂山鹰迟疑一下，对一直依偎在他身边的苏雪莲说：“等我一下，有个老朋友在